

一、天才夢

張愛玲

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，從小被視為天才，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。然而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，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——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。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，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。

加上一點美國式的宣傳，也許我會被譽為神童。我三歲時能背誦唐詩。我還記得搖搖擺擺地立在一個滿清遺老的藤椅前朗吟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，眼看著他的淚珠滾下來。七歲時我寫了第一部小說，一個家庭悲劇。遇到筆劃複雜的字，我常常跑去問廚子怎樣寫。第二部小說是關於一個失戀自殺的女郎。我母親批評說：如果她要自殺，她絕不會從上海乘火車到西湖去自溺。可是我因為西湖詩意的背景，終於固執地保存了這一點。

我僅有的課外讀物是《西遊記》與少量的童話，但我的思想並不為它們所束縛。八歲那年，我嘗試過一篇類似烏托邦的小說，題名快樂村。快樂村人是一好戰的高原民族，因克服苗人有功，蒙中國皇帝特許，免徵賦稅，並予自治權。所以快樂村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大家庭，自耕自織，保存著部落時代的活潑文化。

我特地將半打練習簿縫在一起，預期一本洋洋大作，然而不久我就對這偉大的題材失去了興趣。現在我仍舊保存著我所繪的插畫多幀，介紹這種理想社會的服務，建築，室內裝修，包括圖書館，「演武廳」，巧克力店，屋頂花園。公共餐室是荷花池裡一座涼亭。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電影

院與社會主義——雖然缺少這兩樣文明產物，他們似乎也過得很好。

九歲時，我躊躇著不知道應當選擇音樂或美術作我終身的事業。看了一張描寫窮困的畫家的影片後，我哭了一場，決定做一個鋼琴家，在富麗堂皇的音樂廳裡演奏。對於色彩，音符，字眼，我極為敏感。當我彈奏鋼琴時，我想像那八個音符有不同的個性，穿戴了鮮豔的衣帽攜手舞蹈。我學寫文章，愛用色彩濃厚，音韻鏗鏘的字眼，如「珠灰」、「黃昏」、「婉妙」等，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。直到現在，我仍然愛看《聊齋誌異》與俗氣的巴黎時裝報告，便是為了這種有吸引力的字眼。

二、清心苦味

韓良露

幼時陪阿嬤上龍山寺，阿嬤總會順道去青草巷喝涼茶，阿嬤替我叫杯甜甜的青草茶，而她自己總是喝苦茶。有一回，我好奇喝了一口苦茶，當場大叫「好苦喲！」眼淚幾乎掉了下來，事後我十分不明白地問阿嬤幹嘛要自找苦吃，阿嬤說我小囝仔不明白苦味對身體最好，外婆說苦可清心，又說苦味消逝前會回甘。

阿嬤說的道理，我可是花了好多好多年頭後才逐漸明白，而當我明白時，我也同時發現自己的青春已一去不復返了。似乎，在青春期之前的我，從來是不碰苦味的；不喝苦茶，不愛吃苦瓜，但慢慢地在沉浸於酸甜辣鹹多年後的我，有一天卻突然發現苦味好比意外的旅客般敲醒我的味蕾之門，苦味的拜訪帶來的是深沉厚重的感受，那種滋味留在喉頭最隱祕幽微的地方久久不散，當苦味慢慢離開後，竟然留下淡淡的清甜。

當時我想起阿嬤說的話，甜過了頭的味道會變成苦的，但苦過了之後反而轉甜。我也忽然明白這段話不只有關味覺之事，也有關人生，許多的人生不也這樣，一逕追求甜蜜的人生，常常愈活愈苦，但真正過過苦日子的人，回頭一看，卻發現苦頭吃多了後就沒什麼怕苦之事，反而更懂得日子不苦就是甜的道理。

少年人要花時間才會習慣苦味，進而珍惜、喜歡起苦味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歷史世故，有老靈魂的民族通常也懂得品嘗苦味；除了中國人之外，最懂苦味的民族大概是日本和義大利了。

秋天在京都時，日本人喜歡享用一道彷彿秋之心的土瓶蒸，土瓶內有

三樣不可缺少的秋味，即秋天上市的柚皮、銀杏和秋草，這三種東西的滋味都是清香中帶微苦，吃了後讓人明白秋天來了，而人生之秋是帶著微苦的感受，就像秋天盛產的秋刀魚之味，就在品嘗秋刀的肚腸之微苦。

義大利人更愛苦，義大利老人常常在清晨早餐時就喝一杯苦苦的金巴利，所謂苦酒人生，但義大利人卻喜歡這種苦味，義大利還像中國人般愛吃苦菜，中國人有▲菜，義大利人有芝麻菜、茴香、朝鮮薊，都以品出微苦之味為上，義大利人說這些帶苦的蔬菜吃了可以清潔血液。

原來自找苦吃是好事，人生之路走下來，愈來愈不敢嗜甜，少年時最愛之甜味，卻是中老年人避之猶恐不及之事，但少年人怕的苦味，卻愈來愈受歡迎，原來人生就是要明白懂得接受苦味，進而欣賞苦味，這麼一來，苦味也就不苦了，人生一場，學會和苦味同在，人生也就不那麼苦了。

三、山城的美麗與滄桑 侯文詠

第一次去九份，是那小鎮最不得意的時候，昔日曾經因為採金繁榮的山城，沒什麼人，記憶中只有一條石階穿過兩邊古老的建築，直直往上，到九份國小的門口。我那時大三，不知是哪位同學說九份看山看海，非常美，就全班乘小火車過去。

我們坐在石階上，看遠處的海岬、不知名的小島和無際的太平洋。臺階兩邊有好多野生小草，厚厚的葉子，有點像仙人掌，開著小黃花。風很大，女生的臉不斷被頭髮蓋住，好像加了膠水，緊緊黏在皮膚上，要用指甲拈，才能把頭髮撥開。寫生器具更甭說了，才拿出畫紙，就啪一聲飛掉，大家只好找個茶館避避風。

純日式的建築，榻榻米、格子門，低矮的小窗味啦味啦作響。萬里無雲，卻好像有霧，透過窗上不平的手工玻璃，看到很奇怪的藍天、扭曲的山體，還有一長線一長線的白浪。

老闆娘深弓著腰說，大家在這兒晚餐吧！不貴的，而且晚上的九份才美，有「小香港」之稱呢！問題是我們這票窮學生還是不敢，尤其看那餐館的陳設，雖然古老卻很細緻，還有，老闆娘鞠那麼深的躬，受不了！嚇得我們十幾個人付完茶錢就跑了。

到車站，天已暗，回頭看山城人家，在晚霞裡，像桃紅色的積木，車一直不來，燈火紛紛點亮了。讓我想起一位失去青春歲月的老婦，描描眉、撲撲粉，化個晚妝，在燈下還顯出幾分風韻與美麗的淒涼。

「九份」，據說因為早年那裡只有九戶人家，距山下又遠，每次有人要

進城買東西，都順便帶九份上來。直到光緒年間發現金礦，才一下子發了，發得燈紅酒綠，除了淘金人，鶯鶯燕燕也從四處飛來，連台灣第一家電影院都在那兒開張。

「望海樓」變成「萬花樓」，礦坑金盡變成床頭金盡。怪不得侯孝賢會選這裡拍攝《悲情城市》。九份就靠這部電影，從沒落的礦山小鎮搖身一變，成為觀光勝地。以那條長長的臺階為中心向兩邊擴張，各種小吃、土產、藝品、餐廳、民宿，加上巷子窄小，兩邊房子不斷往上加建，還搭著遮雨蓬，少了陽光、多了燈光，一串串紅燈籠映著下面的人間煙火，成為二十四小時的夜市。

四、生活中的感動

陳冠儒

法國浪漫派雕塑家羅丹說過：「生活中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」。

此話讓我心有戚戚之感。當人們一早帶著惺忪的睡眼趕赴上班的途中，何曾留意頭頂那片剛出俗而閃爍著耀眼金光的朝暉呢？當人們尋找捷徑，穿過公園綠地趕赴約會時，又何曾理睬掠過腳邊的芳香野花以及如茵綠草呢？當人們坐在車廂內趕赴下一場會議時，又何曾把眼神投向車窗外的碧海藍天呢？

其實生活周遭有許多不經意的邂逅在在透露著美的訊息。不論是人來人往的大街，還是被雨水刷洗過的公園廣場，抑或是林木蓊鬱的荒郊野地。只是人們沒有把脚步放慢，沒有將目光聚焦罷了。

在一次傾盆大雨的午後，我因為被雨阻止而佇留家中，讓我能偶拾悠閒的泡了一杯奶茶細細品嘗。我不經意的將目光停停在窗外的雨景。頓時，那原本把路人驅散的雨水，卻一下子被齒間環繞著濃郁茶香催化了，竟變成一幅詩意濛灑的美麗景致。垂直落下的粗大雨滴線條中，彌漫著被風吹動的綿細水幕，兩相交疊，亂中有序，序中還亂，左擺右晃，亦前亦後，就像一台大型的自動洗車機正在運作著，卻看不到硬冷的機器和人為的操作。我出神的望著窗外景致，而景致也迅速的沁入了我的心田。我就這樣僵化了，凝固了……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大概是隨著茶香的逐漸消退吧？我才回過神來。剛才內心的悸動卻久久深植心中，縈迴不去。原來平凡的下雨天也可以與我做一次珍貴的邂逅，交織成美麗的回憶。

以前讀過翁森的四時讀書樂：「好鳥枝頭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」。

當時也只不過領會到作者用字遣詞的優雅，以及對仗修辭的功力。而今，卻更讓我進一步的體悟這段話的真意。

李白不也說過嗎？「陽春召我以煙景，大塊假我以文章」。好鳥、落花常有，陽春、大塊永存，但問我們有沒有這顆「發現的心」。

五、文字外的文明 余秋雨

從約旦安曼向南走，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，令人厭倦。突然，遠處有一種紫褐色的巨大怪物，像是一團團向天沸騰的湧泉，滾滾蒸氣還在上面繚繞。但這只是比喻，湧泉早已凝固，成了山脈，繚繞的蒸氣是山頂雲彩。人們說，這就是佩特拉。

十九世紀，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學者從古書上看到，在這遼闊的沙漠裡有一座「玫瑰色的城堡」。他想，這座城堡應該有一些遺跡吧，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？他經過整整九年的尋找，發現了這個地方。

山口有一道裂縫，深不見底。一步踏入，只見兩邊的峭壁齊齊地讓開七八米左右，形成一條彎曲而又平整的甬道。高處窄窄的天，腳下窄窄的道，形成兩條平行線。兩邊緊貼的峭壁，有的做刀切狀，有的做淋掛狀，全部都是玫瑰紅。中間攏一些赭色的紋、白色的波，一路明豔，一路喜氣，款款曼曼地舒展進去。

甬道的終點，是鑿在崖壁上的一座羅馬式宮殿。這座宮殿，出現在這個地方，幾乎每個旅行者都會蹣跚停步，驚叫一聲。底層十餘米高的六個圓柱，幾乎沒有任何缺損。進入門廳，有台階通達正門，兩邊又有側門，門框門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。

門廳兩邊是高大的騎士浮雕，人和馬都呈現一種簡練飽滿的寫意風格。二層是三組高大的亭柱雕刻，中間一組為圓形，共有九尊羅馬式神像浮雕。宮殿的整體風格是精緻、高雅、堂皇，集中了歐洲貴族的審美追求，而二層的圓形亭柱和一層的寫意浮雕又有鮮明的東方風格。

這座宮殿，你甚至不願意把它當作遺跡。它的齊整程度，就像現代剛剛建成的一座古典建築。但現代哪有這般奢侈，敢用一色玫瑰紅的原石築造宮殿，而且是鑿山而建？這座宮殿被稱之為「法老寶庫」。再走一段路，還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羅馬競技場，所有的觀眾席都是鑿山而成，環抱成精確的半圓形。競技場對面，是大量華貴的歐洲氣派的皇家陵墓。此外，玫瑰色的山崖間洞窟處處，每一個洞窟都有精美設計。

站在底下舉頭四顧，立即就能得出結論，這是一個夢幻般的城廓所在。這個城廓被崇山包裏，只有一兩條山縫隱密相通。這裡乾燥、通風，又有泉眼，我想古代任何一個部落只要一腳踏入，都會把這裡當作最安全舒適的城寨。